

灯下漫笔

心香一瓣

一城风景 半城雷锋

◆ 殷江林

在邓州市北京大道与雷锋路，有一个“编外雷锋团展览馆”。

我们从城北新区出发，经彩虹桥上嵩滨南路行进，远远就看到醒目的邓州编外雷锋团展览馆。

下车后，首先进入视野的是展开的书画造型雕塑上的“雷锋公园”四个大字。进入雷锋广场，就是造型别致的邓州编外雷锋团展览馆。

展览馆以五角星图案铺底，造型像一艘扬帆前行的战舰，一面硕大的迎风招展的红旗指引着方向，舰体正前方有一颗大五角星和四颗小五角星依次排列，由时任国防部长迟浩田将军题写的“邓州编外雷锋团展览馆”十个金色大字闪耀在鲜红的旗面上。

别致的造型，硕大的红旗一下子就激发了人们向上的精神和力量。据介绍，1960年，560名热血青年奔赴沈阳军区某部，成为雷锋的战友。1989年，与雷锋一起入伍相继返乡的邓州籍战士自发成立了“学雷锋指导委员会”，在他们带领下，邓州先后成立了学雷锋指导小组和送温暖小分队1300多个，群众亲切地叫他们“编外雷锋团”。

八年的坚守坚持，八年的不懈努力，八年的奉献和影响，成就了1997年“邓州编外雷锋团”的正式成立。政府的认可、社会的参与和群众的支持，给他们以强大的动力。

从此，邓州编外雷锋团响彻中原、名扬全国。如今，编外雷锋团已发展成为拥有2.2万多名成员的学雷锋志愿服务组织，“牢记‘雷锋战友’光荣称号，自觉像雷锋那样做人做事”这是编外雷锋团的团魂，也是每名成员的座右铭。

编外雷锋团政委姚德奇，先后作学雷锋报告会1000多场，编写各类学雷锋报告、书籍100多万字；农机站技师陈万有，退休后，十余年如一日，坚持为农民义务维修农机具；雷锋团转业干部、邓州市城郊乡烟站站长高林富，长期奔走在乡村农户间，手把手教农民技术，两次累倒在田间地头。

还有很多很多的姚德奇、陈万有和高林富，还有很多学雷锋的感人故事，他们以看得见摸得着的实际行动传承着雷锋精神，把雷锋精神不断发扬光大。

聚是一团火，散是满天星。据了解，560名当年雷锋的战友，如今离世的已经过半，但雷锋团的旗帜依然光鲜，雷锋精神在邓州接续传承，后继有人。让人欣慰的是，今天的雷锋团青年比例已超过82%，诸如“90后大学生雷锋营”、全国首个校园“1+1”雷锋爱心热线、“吧友雷锋营”等，热情活跃在邓州的城市乡村。

展厅里看到不少的青少年学生在老师的带领下来这里参观学习，让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感到由衷的高兴。看到学生们，我想起在上小学时就学会了歌曲《学习雷锋好榜样》；到部队，又唱熟了《接过雷锋的枪》《雷锋日记》中的名言警句，耳熟能详。可以说，这两首歌曲和《雷锋日记》一直伴随着我的生活历程。

在全国，雷锋展览馆很多，唯有邓州是编外雷锋团展览馆。在邓州，还有雷锋路、雷锋桥、雷锋林、雷锋广场等，雷锋的名字在邓州家喻户晓，人人皆知。

“一城风景，半城雷锋”是对邓州最美好的赞誉。

诗路放歌

回故乡

◆ 吕为民

日光虚薄
浮在村路上
那是冬日的清晨
我的村庄还在沉睡
没有一个人
只有风
还有一条欺生的狗
在空旷里汪汪着

风翻起枯树叶
往事忽明忽暗
虚空里
热热闹闹地跳出许多人来
一色粗黑的面孔
老式的棉袄
或蹲或坐
或行或站
或口沫飞溅地唠闲话
或端着粗瓷大碗
靠着墙根
吸吸溜溜地喝着红薯米汤
巷子深处
有妇人悠悠扬扬地吆喝着
鸡蛋，回来哟了

人老了
村子也老了
记忆生了茧
隐在新房雪白的瓷砖上

浮生奄忽如朝露

◆ 袁占才

流转，而是命运被斩断的剧痛，它让黄昏变成了永诀的祭坛，让我的心灵在震颤的同时，又隐隐地一阵阵酸楚、疼痛。

今人用词，说一个人一息尚存，谓“气息奄奄”“奄奄一息”，却很少有人品出这一叠字中深植的悲怆。那是一种由光明跌入黑暗，从鲜活归于死寂的无奈。我们分明从中能感受到咽喉间的一丝微颤，生命的一丝游动，希望在挣扎后熄灭。

再说“忽”。这个字在《古诗十九首》中出现的频率更高。《青青陵上柏》云“人生天地间，忽如远行客”，《驱车上东门》谓“人生忽如寄，寿无金石固”，《明月皎夜光》语“白露沾野草，时节忽复易”，《行行重行行》言“思君令人老，岁月忽已晚”。这些看似平淡的家常诗句，因了“忽”的介入，让人的失意入骨，让诗的情感入髓。

古语曰：“兴也勃焉，亡也忽焉。”“忽”的本意，原为忽略、忽视、短暂、仓促。这个字给我的感觉，像流星划过夜空，似朝露滴落在草叶。忽如寄、忽复易、忽已晚，这个“忽”字里，究竟藏了多少悲与叹？哀与乐？有多少是辛弃疾的“玉壶光转”？有多少是白居易的“转轴拨弦”？有多少“忽如一夜春风来”的漫天狂喜，又有多少“忽见陌头杨柳色”的幡然悔悟？

“奄”与“忽”两个字之间，原本就有重叠之意。而当两个字联用，肩并肩而立，组成一个联绵词时，更是让时光的更迭拥有了柔软质感。

乐府诗中，多处有用“奄忽”，它开启了古人对生命与时光存在的深度思考。



暖春风（国画）

刘建国

荐书架

《名士之累》：以求真视角还原苏东坡

◆ 陈莹

“我们喜欢一个人，与他生命的戏剧性有关。”对从古至今的“苏东坡热”，作家周文翰这样理解。在他眼中，苏东坡的生命图景是复杂而立体的。他是早熟的文章家、中熟的大诗人、不遵古法的书法家、耐心不足的修道者、就地取材的美食家、顺路一游的旅行家、宦海浮沉中依然谈笑风生的“段子手”。

近日，作家周文翰的新书《名士之累：苏东坡的十二个人生侧面》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。本书是周文翰继《孤星之旅：苏东坡传》之后，再解苏东坡的最新力作。有别于前作的“述而不评”，本书可看作是周文翰的一部“苏东坡评传”，他以最新的历史研究成果为据，以“文人视觉传记”的新方法，选取官员、文章家、诗人、词人、书法家、学问家、鉴藏家、园艺家、修道者、段子手、美食家、旅行家共12个人生侧面，既写其“本事”，也观其“身后名”，将自己对苏东坡的理解融入其中，为读者诠释了东坡先生成长、成名又为名所累的一生。

苏东坡是今天的中国人最熟悉的古人之一，

《风雅一隅》是鲁枢元最新出版的忆语体散文集，也是他晚年追念童年故乡、亲友的情感结晶。这部散文集20余万字，由120篇散文连缀而成，分为两部分，上辑写故里开封，下辑写母校河南大学，在文字的脉络中潜藏着作者的来时之路。

“风雅”一词由《诗经》而来，“风”为国风，是各地区的乐调。书中所写的开封东北一隅，旧城、风物、故人、景色，正契合了《诗经》之“风”的原意。作者将从记忆之中采撷而来的“风”，炼化文字，并将这些文字称为“情绪记忆”。也正是这种叠映着主体自己主观色彩的印象忆语，有着如印象派画师捕捉光影瞬间的魅力，触动阅读这些文字的读者。

“故里”部分从《史记》记载过的夷门起笔，从开封老人的记忆中重绘出80年前的开封小街风貌，物质与精神都是贫瘠的、匮乏的，却也是鲜活的、真实存在过的，是即使消失也会存活在作者心中的原乡。作者追忆曾经切实存在过的十二祖庙、惠民河、白衣阁、塔刹，这种对过往风物河川的眷恋，总能触发生活于这片土地上的入共通情绪。即使不在开封生活，在某个城市也总会有街巷、建筑、河流、草木等物象，因为时代变迁而消逝，它们依然在个体的记忆里闪动。

鲁枢元的文字不仅捕捉到了断裂时代的一

最早出现这一词的，该是《旧题李少卿与苏武诗》：“良时不再至，离别在须臾。屏营衢路侧，执手野踟蹰。仰视浮云驰，奄忽互相逾。风波一失所，各在天一隅。长当从此别，且复立斯须。欲因晨风发，送子以贱躯。”这首诗叙述平实，度其“诗眼儿”，就在“奄忽”上。诗中所写，无论是新婚别，还是知己离，寥寥数语，连续用了“须臾”“奄忽”“斯须”三个相近的时间概念词，用以表达夫妻或者知己匆忙间无奈的离别。尤其“奄忽”一词，颇具画面感，它勾勒了这么一个场景：两叶扁舟，两个有缘人，在茫茫的夜的海上相逢，原本灯火相望、语笑晏晏，猛然间一声鸣笛，之后挥一挥手各自驰去，永无再见。

由“奄忽”而相逢如电，别离如风，深深地烙印着离人之心。由之袭出的遗憾，令我心酸。

再有《古诗十九首》之《今日良宴会》中“人生寄一世，奄忽若飙尘”。人生啊，仿佛是寄存于天地之间，就好像一粒尘土，一阵狂风，便可吹散得渺无踪影。再有《回车驾言迈》中“奄忽随物化，荣名以为宝”。生命短暂，倏然间，形体化为乌有；既然生命转瞬即逝，何妨以荣名作宝，让身后的声誉，作为永恒的印记。

这两处的“奄忽”句意，正好相反。前一句，有“对酒当歌，人生几何”的出世悲凉，后一句，有“周公吐哺，天下归心”的人世雄心。一退一进，因“奄忽”而刻骨。

我想不到汉末的士子们是如此偏爱“奄忽”。他们把这两个字或拆开或连用，用以捕捉

人与自然

草木有本心

◆ 康平

时令虽已过了惊蛰，但户外仍是春寒料峭，忍不住想要出去走一走，尝一尝清冷的滋味。

室外是个阴天，却没有比想象中更冷。淡远的天空，像颜色被大量的水晕开之后那种最浅的灰，干净清爽。我离开新修的公路，沿着枯草覆盖的小径往林木深处走去。

站在田埂上环顾四周，眼前除了各种林木，没有一个人。冬闲的农人们都在自家屋里围炉烤火，安心地等待来年春耕。独自一人，漫步田间。窄窄的小路旁有两块玉兰和银杏相邻的土地。银杏树高大，像北方汉子一样挺拔。灰色树身上满是裂纹，似乎是用尽全身的力气在生长，把树皮都撑破了。树干笔直向上，两三米以下几乎没有弯枝，直上青天，傲然地俯视着大地。玉兰却是矮矮的，主干看起来大约只有一米多，枝条横斜，向上向外伸展。树冠丰满，如摇曳婀娜的女子。

看得出，这两块地应该不是同一户人家的，树却无比亲密地挨在一起。连地上的杂草也连在一块，你中有我，我中有你。想象着不久后的春日，一株株银杏擎着满树浓翠的绿叶，旁边的玉兰花娇黄嫩粉地开了满园芳菲，该是一幅多美的图画。

走得近一点，发现玉兰枝上竟有许多花苞已经蓄势待发。灰褐色的苞衣裂开了一点点缝，小小的芽尖探头而出，好奇地打量着新世界。这个发现有点惊喜的味道。我习惯性地举起手机，横拍、竖拍，远景、近景，试图用图片来证明它们的存在。

一番忙碌之后，腾出双手，再次轻轻地触摸着这严寒锁不住的嫩芽时，心中竟生出些许的羞愧。比起这些无言的花草，我们是不是过得浮躁和匆忙了些？

所谓四季轮回，就是光阴在告诉我们，路上的总会来，不过是早晚罢了。朝前走的路，只要你一直在走就好了，真的不必太着急了。

收拾起一番自嘲，继续游荡。不远处，那片去年的桃林像久别的故人，含笑等在路旁。我慢慢地踱过去，站在桃林的尽头凝望。

曾经听桃园的主人说过，这里种的是一种非常优质的品种桃子。他不赶潮流观赏树，固执地忽略掉来去匆匆的花期，一心一意

一瞬间对时光的感悟，对生命的呼唤。

这么想来，我突然意识到，“奄忽”这两个字，绝非汉末的士子们随手掷下的虚词，而是《古诗十九首》表达情感的专属词，强化人生苦短的“催化剂”。那是经了生命长久的酝酿、生活长久的积淀，所释放出来的、滴血吟泣的一个词：人生啊，放浪形骸、及时行乐也好，荣名为宝、洁身自好也罢，都在这“奄忽”里掂量掂量去的，最终做出自己的选择。它成了《古诗十九首》的“文眼儿”，升华了那个时期人们对生命真谛的思索。

汉语里，形容时间短暂、时光飞驰的词语很多，诸如“忽焉”“俄而”“须臾”“刹那”“蓦然”“转瞬”……有的典雅，有的古朴，有的直白。但我觉得，它们都缺乏温度、温存，有些冰冷的感觉，都没有“奄忽”这么有韵致，把心弦弹拨得凄然有声。

人生中，有很多事情会让我们大彻大悟。“奄忽”一词，竟然谱写出一个时代的人生挽歌，蕴含了人生的苍茫，这是我想不到的。

浮生奄忽如朝露，岁月奄忽催双鬓。不悲奄忽浮华谢，唯以清辉照人间。这个词暗喻了世事多无常，人生多怅惘。年轻人朝气蓬勃，什么也不服，恐怕很难理解其中的意蕴。像我，过了花甲之年，遭遇了诸多的人生辛酸，至今才感受得切肤。

但从另一个层面审度，这个词也让我对生命有了更加强烈的觉醒：把握当下，坚守初心，珍惜眼前，活出每一个精彩的瞬间。

想着来日的果实。他会细心地摘掉过多的花蕾，以便保证每一个桃子的品质。据说收益也非常可观。这些桃树树龄算不上老，应该正是盛年。深褐色的桃枝，以舞蹈般优雅的姿态伸展着，并不逊色于梅树的风采。

想起去年初次遇见这片桃林时的情景。它在村庄与公路之间的田地里，四周稍远些的地块，都是常绿的观赏树林，左右近旁却各有一大块整齐的麦田，视野开阔。正是桃花盛开时节，褐色的桃枝上，紧密的花苞和半开的花瓣团团簇簇，挤挤挨挨，热闹极了。

没有赏花的人群，公路上行人寥寥。桃林如同一大片不经意掉落人间的云锦，美得那样安静，那样卓尔不群。她的静美让人只可远远地看着，看到叹息。

让我叹息的还有另一次天折的偶遇。那天，我和朋友们开车从襄阳北返，回程的路旁，一幅巨大醒目的广告牌吸引了大家疲倦的视线——某桃文化节。看路标应该也不远，于是便都起了兴致。在春天赴一场这样的约会，应该是一场浪漫的邂逅。沿着广告牌上提示的标志往前走，车子没有开出多久，就远远望见了山路上人潮涌动的壮观，大家吓了一跳，目测应该是景点花要多，车比人要多。参照以往去旅游景区的经验，估计也是好去不好回，于是半路掉头，失望而归。

想想看，看花者如潮。若是每一株桃树下都站着到两个拍照的烟生男女，这些怯生生的花儿们，想必也会惊得敛容而落，枯萎于尘埃中了。

我想，如果花儿们有选择的自由，它们大概也会选择只为了季节而花开花落，然后遵从生命的本意结籽为果，成就圆满的一生吧。

草木有本心，何求美人折。大自然的芳草树木，或青翠，或缤纷，或平凡，或名贵，如果沒有人类强行去改变它们的存在状态，它们都只是为了自己而绽放，并不是为了取悦谁。

有人在，或者不在；有人路过，或者从未有人发现，这些都不是最重要的。不论是锦绣园林还是寂寞山村，那些姹紫嫣红，那些春华秋实，就是它们在这个世界上曾经存在过的无悔的一生。

老而美丽的幻梦。”鲁枢元后来出版《陶渊明的幽灵》，这部古典文学的研究种子便是在河南大学中文系读书时埋下的。

作者写河南大学诸多学人，几十年来的离散坎坷，读来有齐邦媛《巨流河》之悲，但更多的是属于鲁枢元的那份温情。《情寄十梓街》一文写的便是河南大学在历史转折关头的“南迁”与“北归”之案，写动荡时代的混乱、经济上的困顿，而收束依然是温情的，也是历史化作云烟，萦绕在当年亲历者心中的，也是当年时代在苏州十梓街头、望星桥畔下的情绪记忆，一如作者对开封解放时那与豆秸秧有关的情绪记忆。这些独属于主体的如梦似幻的记忆和情绪，在宏大叙事面前显得如此珍贵。

在后记中，鲁枢元自谦道：这本书只是“私人的忆语”，愿与此书相遇的朋友把其当作“闲书”来看。然而，书中所写开封旧时风物人情、河南大学之史，是可当作史料来研究，文字之美与其中哲思，时有隽永妙语，是可当作美文来细读。经由这些追忆逝时光的文字，我们可以与过往的时代建立情感上的联结，微弱，然而毕竟是存在的，于是我们不再是孤岛般的个体。

鲁枢元在书中谈及永恒，除了一河月色、一河石头，还有精神意义上由瞬息幻化成的永恒。如此，《风雅一隅》就是这样由瞬息的情绪记忆幻化成文字的永恒。